

红色记忆系列



李晓明 / 著

PINGYUANQIANGSHENG

平原枪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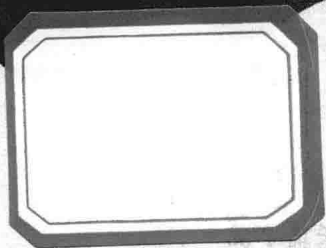
下

信念的力量托起明天的太阳
让思想的烛光点亮我们的灵魂



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

红色记忆系列



李晓明/著

手原境聲

下



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定价：35.00元

 13

江水把赵振江冲到沙滩上，他被吉祥区的妇救会主任常云秀救回家里。赵振江由于饿、累、流血过多，一时昏迷过去，云秀给他上了药，又吃了一顿热汤饭，狠狠睡了一觉。醒来，精神好多了，已经能在地下走动。赵振江执意要去找队伍，云秀见劝他不住，只好等天黑把他送出去。

赵振江刚走，马英就来了，他对云秀说：“把你家作为一个联络点，咱们分头去联络同志们。”



“行啊。”云秀愉快地答道。

马英感激地望了云秀一眼，他现在唯一的助手，就是这个姑娘了。

那天黑夜，王二虎从汉奸尸首堆里爬出来，一气朝正西瞎跑了好几里地。枪声渐渐朝正南小陈家店的方向转移了，他忽然感觉到后头有人追他，回头一看，小董、大年和小顺追上来。二虎说：“这里离我姨家小黄庄只有二三里地，先到我姨家住几天再说。”

走到小黄庄，已经是后半夜，不好叫门。二虎他们爬墙进到院里。二虎娘正睡得熟，听到院里有响动，慌忙披了衣裳起来，刚走到门口，就见二虎迎过来叫了一声：“娘。”她愣了一下，接着就扑到二虎身上，埋怨地说：“你这么大了，一点心眼也不长，光知道在外边瞎跑！你可知道你娘这两年的日子咋过的？我天天梦见鬼子去捉你啊……”她接着擦了擦眼角上的泪花，伸着手说：“把枪给我，别干了，以后就

老老实实待在你姨家里。”

二虎没有理她那一套，却低声对他娘说：“院里还有好几个同志哩！”

“啊！”二虎娘往院里一看，见还有三个背枪的，不禁叫了一声，“孩子，你怎么把队伍带到你姨家来了？你在咱家闹腾的叫鬼子把咱家的房子烧了，还想叫鬼子把你姨家的房子也烧了吗？”

“娘，你就记着那两间破房子，等打走了日本鬼子我给你盖新的。”

“你们啥时候能把鬼子打走，就凭你们这几个人？还不是叫人家撵得瞎跑。”

“大姑，”小董听她瞧不起他们部队，可不服气，插进来说道：“你别光看眼前这一点，毛主席说过，要持久战呢！”这是他从杜平那里学来的。二虎娘这时才发现有一个背枪的是小董，一把拉过来说：“你这孩子，还没枪高呢！怎么也跟着出来鬼混？”



“抗日，怎么能算是鬼混？”

正说着，二虎的姨父、姨娘都从前院赶来了。老头子一见院里站着好几个当兵的，吓愣了。半晌才说：“这是怎么回事啊？”

“姨父，”二虎叫了一声，走上前说道：“我们打算在这里住几天……”

“使不得，使不得！”没等二虎说完，老头子就抢着说：“这离西河店炮楼只二里地，那于老寿一天出来好几趟，怎么能住得队伍？”

“住几天怕啥，别人又不知道。”二虎接着说，“天快亮啦，不管怎么也得住下来再说。”

“二虎，你可别怪你姨父，这可不是旁的，你看你娘住在这多少天我也没说一句话，这……”

二虎刚才说了那一套，就忍着好大的性子，这会再也忍不住了，就强硬地说：“姨父，我是住定了。你就别再说旁的，吵起来，让炮楼上知道了，在家里打起仗来可不是要命的！”





老头子本是胆小怕事，听这一说更害怕了，一时不知该说什么。二虎娘见这情形，忙上去对二虎说：“你是怎么跟你姨父说话的啊！二七大八啦，一点事也不懂。”

“我姨父不听我说咋办？他也不想俺拴弟是咋死的！”二虎一提起他表弟拴子的死，大家都沉默了。这时人们才注意到对门屋门口站着一个年轻媳妇正在低声哭泣，那就是拴子的媳妇桂枝。原来拴子是两个月前在西河店修炮楼的时候，被于老寿打死的。二虎的姨娘这时也哭起来，接着说：“就叫二虎子他们住下吧，眼下到处鬼子扫荡，让他们上哪去？”

“好，好，住下，住下。叫鬼子来了一遭把房子烧了也清静，这年头活着不如死了好。”老头子说罢，便颤抖着往前院走了。黄大娘望了望他们，也有些发愁：住在哪里呢？这后院两个屋子，一个是她儿媳妇桂枝住着，一个是二虎娘住着，那屋子又小。这时只见桂枝说道：

“娘，我跟俺姨住在一起，叫表哥他们住在我那屋吧。”

二虎说：“不用了，住在那里跑也跑不及，不如住在那个放家具的小黑屋里，敌人来了也不容易发觉。”

原来靠桂枝住的房后，有一间小黑屋，里边尽是放些成年用不着的破家具，桂枝想：那里脏得要命，如何能住人？就说：“你们就住在我这屋吧，白天我到村头给你们放哨，要是炮楼上来人，你们再往小黑屋里藏不行吗？”

小董说：“二虎哥，咱们在这小黑屋里再垒道墙好吧？”

“垒啥墙？”二虎莫名其妙地反问。

“夹皮墙。”小董接着解释道，“我在肖家镇杂货店里当伙计的时候，掌柜的家里就有一道夹皮墙，里边尽放些贵重东西。咱们也垒一个，藏人不很好吗？”

大家都觉得这是个好办法，立即动起手来。



王二虎在家时当过泥瓦匠，干起来很在行，不到晚上，他便领着大家把墙垒起来了。夹皮墙里有二尺多宽的地方，可以站人，墙角下留了个出口，外边摆了一张破床，床上又放了叉耙、扫帚一些破烂不堪的用具，从外边看就像是一间完整的房子。弄好了，大家也演习了一番，都觉得很保险。

王二虎他们一连在这里住了好几天，都平安地过去了。听说鬼子“扫荡”完了进了城，这天晚上便分头出去打听马英的下落，可是到后半夜回来的时候，谁也没打听出个结果，大家都闷闷不乐。以前总坐在屋子里，心里还有些希望，想着等鬼子“扫荡”一结束就有办法了，现在“扫荡”结束了，却找不到马英，心里都觉得无底，反恐慌起来。

二虎想：老这样藏着总不算回事，要想法打仗，打死一个敌人就赚他一个，多得一条枪就可以增加一份力量！他对大家说：“同志们，

咱们是抗日的，不是逃难的，要找着敌人打仗。明天小董到各村去侦察一下，要碰上三五个人，咱们就去把他收拾了！”

大家也觉得这样老藏着没有意思，打打仗倒也痛快，就高兴地答应了。

这时天还早，街上冷清清的，一群老百姓扛着铁锹、镢头往村外走。王二虎上前一步，又住腰问道：“老乡们，你们去做啥啊？”

“王排长，俺是去修工事哩。”其中王大成认识王二虎，上前答道。

大家一听说是县大队的同志，都松快起来。王二虎接着问：“修啥工事？”

“到西河店给于老寿修工事嘛！”

这句话像是投进王二虎脑子里一颗手榴弹，立刻爆炸了，他冲着王大成嚷道：“好啊！人家抓你们还抓不到哩，你们自己倒送上门了！”

“这也是没法子，”王大成解释说，“老百姓有啥能耐，惹得起人家？”



“谁愿意给汉奸们做事，修工事又不是享福？”

“哪天不挨打能过得去？”

“都是被逼着干的嘛！”

人们七嘴八舌地诉起苦来。王二虎也是最见不得这个的，他想：既然敌人压迫你们，就该跟敌人干嘛！他大声说道：“老乡们，回去吧，中国人不能给鬼子汉奸修工事。”大家一听傻了眼，都不做声了，可是也不走，这时王大成站出来说：“那可不得了，于老寿这家伙坏透了，杀人不眨眼！”

王二虎一听，不耐烦地说道：“弄了半天还是怕死啊，怕死就不要抗日了！”

“话可不能这样说，谁家没有老婆孩子，谁家没有房子地啊，总不能都不过了吧？”一个年轻小伙子不服地说道。王二虎一听火气更大：“为了自己的孩子老婆，就跟鬼子去当汉奸吗？”

“谁去当汉奸来？”

“你抗日怎么抗到老百姓头上来了？”

这下子把群众惹翻了，都朝王二虎拥来，王二虎把手枪一抡，喝道：“谁愿意跟敌人修工事，谁就是去当汉奸！”大家见势头不对，也顾不着这些，一拥而过。

叭！叭！王二虎朝天打了两枪，骂道：“谁敢当亡国奴？都跟我滚回去，我的枪子可是不认人！”

王大成知道王二虎什么事都会干出来的，就劝大家先回去，以后再商量，大家也怕闹出事来，只好回去了。

王大成回到家里，正碰上云秀在家里坐着。他媳妇说：“云秀来打听县大队的同志们哩，你整天出去，见着了没有？”云秀接着说：“大成哥，你可操上份心，这是咱们上边交代的任务啊！”

“见着了。”王大成心里还憋着一股气，“王排长带着小董，还差点闹出乱子！”



“王排长？大队长正找他呢！”

天黑，马英回来了，还带着两个战士，他们都是在“大扫荡”时被打散，新近接上头的。今天马英领他们到十里铺截了两个汉奸，又弄了两支枪，云秀就将见到王大成的情况从头至尾讲了一遍。马英听了又高兴又生气，当夜就往小黄庄去了。

快到小黄庄的时候，他忽然觉得身后一闪一闪发亮，转身一看，原来是一个村子起了火，从方向上判断一定是小陈家店，他想，这都是王二虎惹起的，心里不觉更加生起气来。

二虎见到马英真是高兴，马英掏出李朝东的来信，说：“看看这个。”

小董接过信，看着看着不由便读起来：

……在任何情况下，对形势的估计，我们都要看到问题的两个方面。不能被困难所吓倒，要看到有利条件的一面，鼓起抗日必胜的信心。我们这一次虽然受到重大的损失，但也取得了

重要的经验教训。敌人现在向根据地伸张了许多据点，对我们控制得更严了；但却分散牵制了他们的兵力。敌人暂时取得了胜利，却冲昏其头脑，造成我们反击的有利条件……根据当前的新形势，我们必须采取更隐蔽的战术，神出鬼没，速战速决，消灭敌人有生力量，壮大自己的队伍。这里有延安《解放日报》的一篇社论《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》，是对我们当前斗争的指示，你们要认真学习。

小董把这社论读完，大家可活跃起来了。大家最有兴趣的是那两个故事，一个是孙悟空化作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，把她战败了。一个是贵州的小老虎吃掉了庞然大物的驴子。大家一致表示，我们也要变成孙悟空和小老虎，去战胜日本妖精，吃掉日本驴。

马英严肃地说：“进行隐蔽战术，有个首要条件，就是要更密切地联系和依靠群众，就像鱼儿需要水一样。所以我们对待群众要像对待



自己的父母一样，要关心群众疾苦。可是，”他把脸转向二虎，“今天是你把修工事的群众截回去的吗？”

“是啊？”听二虎的口气好像在说：难道这也错了吗？

“是不是向群众开了枪？”

“是的，可我是冲天打的。”

“怎么，还能冲群众打？”听马英的口气很严重，王二虎却不理解。马英说：“把武器带上，跟我走！”王二虎一甩手，头前走了。后边的小董他们也不吭声地跟出来，马英把他们带出村，指了指那远处的火光说：“你们看！”

到了小陈家店，火早已扑灭了，可是老远就嗅到那烟焦味儿。走近一看，大约烧了村头上好几家人家，有几个老大娘正坐在街上哭哩，旁边还有一些人劝说。大家见来了几个背枪的，都愣住了，有的认识王二虎，怕他再找什么事，就往家溜。马英急忙叫住大家说：“乡亲们，这

都是我们县大队的错，使群众遭受到不应有的损失。不过我们要把于老寿这笔账记下来，一定给大家报仇！”

有一个正在哭着的老大娘忽然不哭了，站起来拉着马英的衣裳说：“汉奸把我的房子烧了，把我的儿子抓走了，剩下我孤老婆子可怎么办啊？”

王二虎一步蹿上去抓住老大娘的胳膊说：“这都是我闯的祸。老大娘，甭难过，看俺王二虎拿于老寿的脑袋来，给乡亲们报仇！”

马英接着和王大成商量，决定明天还是去给于老寿修工事，先应付一下，等把人放出来了再说。不过像于老寿这样的死心汉奸，总要敲他一下才行！